



廣西客家  
方言研究論文集  
GUANGXIKEJIA  
FANGYANYANJIULUNWENJI

# 廣西客家方言研究論文集

刘村汉 主编



苗语的建立，毫不排除人为的嫌疑。  
「读音统一会」就采用秘密的投票表决决  
定。太平天国没有开这样的会议，  
也没有颁布这类法规。

说客家话是太平天国的国语。

我们说客家话继承了中土正音，

并不排斥别的方言如客家、中土正音，

例如苗族客家话的土语词。

「其一、河山、人氏、分二、或正、

姓家、家人、正居、少一部、非客、

方面、如渠、是話、下直、

方言研究論文集



C201202018034



# 广西客家方言研究论文集

GUANGXIKEJIA  
FANGYANYANJIULUNWENJI

刘村汉 主编



C2012018034

▲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桂林·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广西客家方言研究论文集 / 刘村汉主编. —桂林：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1.11  
ISBN 978-7-5495-0911-9

I. 广… II. 刘… III. 客家话—方言研究—  
广西 IV. H1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20187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：541001 )  
( 网址：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 )

出版人：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

(广西南宁市望州路 251 号 邮政编码：530001)

开本：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：12.375 字数：340 千字

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36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# 前　言

世界客属第 24 届恳亲大会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在广西北海市隆重揭幕,谨以本书向大会献礼。

广西有 500 万(一说 700 万)客家人,他们对广西的经济、文化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,广西也是客家人的故乡。

客家人在广西,除了博白、陆川两县以外,都呈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分布。就地域而言,分布范围最为广泛,在 90 个市县当中的 80 多市县都有客家人,超过广西任何一种汉语方言人口的分布范围。就人口的数字而言,广西讲客家话的将近 500 万人,在广西的六种汉语方言当中居第三位。

客家话里面蕴含着一代代客家人所创造的灿烂的历史文化,是辉煌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早就引起学者们的重视。由于客家的大本营不在广西,广西也没有出现统摄全局的客家话研究专家,广西的客家话研究是很不充分的。为了迎接世界客属第 24 届恳亲大会和同时举行的国际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,我们觉得有必要编出一本关于客家方言的书,借以维护和增强广西与四海客家联系、认同的纽带。

本书材料来自三个方面:一是散见于各种期刊的客家方言论文和调查报告,二是从两部专著中截取部分章节,三是约请一些学者撰写新稿。凡是沒有注明发表(出版)情况的,都是新写的。全书共收文章 22 篇,新写的 14 篇。编成这本论文集,也算是对广西客家话研究的一个小结,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家乡亲的一份汇报。

收进本书的文章(除了仅有面上材料的),涉及广西 14 个地级

市的9个市，即玉林、贵港、南宁、贺州、梧州、河池、钦州、北海、防城，取材于玉林、兴业、北流、容县、陆川、博白、贵港、宾阳、浦北、北海、上思、贺州、藤县、蒙山、宜州、罗城16个市县（县级），有的市县有几个方言点。当初作者就自己的目标和条件选点，从广西的全局来看，大多具有随意性，因此，书中具体内容不能涵盖整个广西，客家话人口位居广西第四的合浦县竟是空白。但是客家话比较集中的其他一些地方差不多都涉及了，某些边远地区如罗城、上思，也有观照。

本集文章的写作时间，前后悬隔半个世纪。最早的写成于1960年，最晚的结稿于今年9月，时移势易，同一地点的材料可能有所不同，我们正好可以从中看出客家方言的演变和发展。

本书文章的编排，除了总论和对策之外，大体依地域集中，反映同一地域客家话的文章排在一起，下面再按语音、词汇、语法的顺序排列。

专业的方言文章比较枯燥，专业工作者也不见得有时间一气读完。我们在每篇文章前面加了点评，介绍背景，撮其要义，为读者的阅读和使用提供些微的帮助。

研究方言的突出特点是重在调查。本集众多的作者，不论是否已经谢世的前辈专家，还是富于春秋的新进学者，也不论是不会讲客家话的非客家人，还是在客家话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客家人，都要经过反复多次的田野调查和复核，才能真实地反映出当地客家话的面貌及其生存状态。对于他们的艰辛付出，编者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意。

但愿这把带着原野泥土气息的花束，能给恳亲会奉上客家的乡音乡情，给乡亲们留下一点温馨的纪念。

编者

2011.9.20

# 目 录

客家话:太平天国的“国语”	刘村汉/1
广西客家话的使用人口及其分布	刘村汉/17
广西客家方言概要	陈然然[整理]/31
玉林市六地客家方言扫描	陈晓锦/55
玉林话与周边客家话词汇比较	梁忠东/97
博白县沙河镇客家话同音字汇	韩 霖/118
贵港桥墟客家话的语音特点	梁忠东/135
宾阳县大桥客家话述要	黄英富/143
宾阳王灵客家方言音系	邱前进 林 亦/163
语言接触与宾阳客家话的变异	邱前进/183
浦北张黄镇新民话概说	邓 敏/196
涠洲岛客家话的生存状况	李永玲/213
上思县屯隆客家话音系	陈思同/236
上思县屯隆与广东廉江(石角)客家话词汇比较	陈思同/254
贺州莲塘客家话音系	邓玉荣/275

贺州莲塘客家话体助词“典”和“倒”的区别	邓玉荣/296
贺州沙田客家话音系	张秀珍/300
贺州芳林、狮中客家话与本地话词汇比较	梁明权/320
蒙山客家话概略	覃才亮/332
藤县客家人的异化与客家话的衰变	杨世文/342
宜州、罗城客家话使用情况调查	韦扬波/355
前途堪虑的广西客家话	刘村汉/367
附录 广西客家方言研究论著目录	/384

# 客家话：太平天国的“国语”

刘村汉

## 点评

这个论断够大胆的，但是并不出格，有几位首相级王爷的布告为证，加上大量的语言实例，还有当时的社会反响作旁证。杨秀清、萧朝贵说：“满洲造为京腔，更中国音，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。”这话基于狭隘民族情绪从根本上否定京腔是“中国音”，不得不辩。京腔不是造出来的，也不是无论通常意义抑或民族意义上的“胡言胡语”，而是时代和汉语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。太平天国的语言实践是全面的，彻底的，连模仿古文写的告令也夹有客家话成分。本文从语音、词语和语法三个方面举出大量实例，证以客家民歌、调查材料、研究论著和词典等工具书，颇有说服力。客家话的大太同音、车叉押韵，称睡觉为睡目，管给予叫奔、兵，都是具有排他性的特点。语法方面的“巷”和“过”所表达的句式，在其他方言里也很难找到样本。本文不仅证明了太平天国把客家话当作国语使用，而且还抓出了客家话最具特色的成分，勾画出150年前客家方言的剪影。

据罗尔纲、钟文典等先生考定，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、冯云山、杨秀清、韦昌辉、石达开、陈玉成、李秀成、赖文光等均为客家人，太

平军的基本队伍，平隘山烧炭工人和矿山工人也都是客家人。（《太平天国史丛书考甲集》173—175页《享丁顿谕客家人与太平天国事考释》及《广西师范大学学报》1991年第1期《客家与太平天国革命》）有人说，如果太平天国成了气候，国家语言文字法将规定客家话为国语。历史不能假设，但这个推测还是可信的。翻阅太平天国的文献，可以明白地看到他们讨厌“京腔”，处处感觉到他们以客家话为国语的事实。这里所指的文书材料，主要是收集在《太平天国文书汇编》里面的官书。

## 一、天王们的语言观

国语是由一国政府颁布的具有法律地位的全民共同语。太平天国没有颁布这样的法律，但从领导人的语言观念看，到了时候，提出这个主张是顺理成章的事，凭着他们的权力，也完全能够付诸实施。

杨秀清、萧朝贵《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》：“中国有中国之言语，今满洲造为京腔，更中国音，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。”（《太平天国文书汇编》105页，又《太平天国印书》109页）杨秀清是东王，萧朝贵是西王，都是太平天国中期的实权人物，他们的观点可以代表天王洪秀全的意见。

我们当然不能赞同天王爷们的意见，但说客家话是中原之正音，有其合理的根据。客家话保存着入声韵和入声调类，用客家话诵读唐宋诗词，区分平仄，体现诗句结构的轻重长短，抑扬顿挫，颇似唐宋语言之正宗。客家话保存了比较多的古语词，而且多为单音词，如：其（渠，佢，他）|个（箇，这）|朝（早晨）|晡（夜）|面（脸）|食（吃）|着（穿着）|啮（咬，啃）|箸（筷子）|分（音奔，给）|行（走）|陂（堤坝）|唇（边缘，岸）|莳（栽种）|刨（音迟，宰

杀)。这些语词(语素)大多活跃在唐宋书面共同语中,因此,说客家话继承了中土正音,是有道理的。

《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》说京腔是满洲人造出来的就不合事实了。京腔是从元朝在北京建立元大都后的几百年形成的北京官话。1324年(元朝正式建国后53年)周德清的《中原音韵》一书,记载了北京官话的语音系统。明代北京官话的标准音有所变化,清代确立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音的地位。1728年,清世宗雍正帝设立“正音书馆”,在全国推行北京官话。他谕令福建、广东两省推行官话这种共同语,并规定“举人生员巩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”。这是太平天国建国前120多年的事。就在天京陷落的那一年,传教士艾约瑟·迪谨在上海出版《汉语口语(官话)语法》修订本,书中详细介绍了官话的发音系统。20多年后的1867年,跟太平天国有过间接接触的英国外交官威妥玛,刊印了以北京官话为样板的华文教材《语言自迩集》。外国人普遍认为北京官话就是“帝国官话”,将北京官话视为学习华文的首选。天国倒台不到50年,1909年,清政府正式把“官话”正名为“国语”,1913年中华民国“读音统一会”拟定的国音,正式以北京音为标准音。

从这一段历史看,以“京腔”为国语,是时代的选择,也是汉语自身发展的结果,很早就得到国际公认。

国语的确立,绝不排除人为的选择,“读音统一会”就采用投票的办法来决定。太平天国没有开这样的会议,也没有颁布这类法规,说客家话是太平天国的国语,主要是天国的语言实践表现出来的。

我们说客家话继承了中土正音,并不排斥别的方言也继承了中土正音,例如前举客家话的古语词,“其、个、朝、面、食、着、行”同时也是粤语的承传词。事实上,各种方言所继承的语词(或语素)

绝大部分是共同的,正是因为这个缘故,太平天国文书非客家人也基本上能够读懂,客家话特有的一些成分,只占很少一部分。正是有了这一部分,如果用客家话的语音去读,就是完全的客家话了。下面就从语音、词汇、语法三个方面,去看天国文书的“国语”实践。

## 二、语音上的客家话痕迹

### (一) “大、太”同音

在记载隋唐语音系统的《广韵》中,“大,徒盖切”,“太,他盖切”。在现代汉语方言中,大多读成同一个韵母和同一个声调,只是声母有所区别。“徒”是全浊音,客家话的全浊音今读塞音和塞擦音时全部送气,两个反切的音就完全一样了。北方的“大”字,来源于另一个反切“唐佐切”,客家话没有用这个反切。“大、太”同音是客家话的普遍特点,在粤语当中是有区别的,连声调都不同。

字目	梅州客	贺州客	贵港客	陆川客	宾阳客	广州白	玉林白	贵港白
大	thai <sup>52</sup>	thai <sup>52</sup>	thai <sup>53</sup>	thai <sup>51</sup>	thai <sup>42</sup>	tai <sup>22</sup>	toi <sup>21</sup>	toi <sup>21</sup>
太					thai <sup>54</sup>	thai <sup>33</sup>	thai <sup>42</sup>	thoi <sup>54</sup>

洪秀全认为,他们与耶稣都是上帝的亲儿子,“朕之胞兄是耶稣”,“朕乃上帝第二子,哥及东王同胞连”(《赐额尔金》)。洪秀全称耶稣为“大哥、大兄”,有时“大”就写成“太”字。《钦定前遗诏圣书批解》:“今太兄下凡降圣旨教导朕曰:秀全胞弟,尔后来不好称帝,爷方是帝也。”《太平救世歌》杨秀清序曰:“盖天兄是天父之太子,天王是天父第二子也。”耶稣教的叛徒“犹大”,有时写成“犹太”。从“大、太”混用的情况看,太平天国文书使用的是客家话。《汉语方音字汇》梅县“大”音[thai<sup>3</sup>],“太”音[thai<sup>3</sup>],声韵调完全相同。

## (二) “挥、飞”同音

两广一带的几种汉语方言都有“飞(子)”一词，指电影票、发票、收据、饭菜票、车船票，以及简单的证明条子等。太平天国的凭条写作“挥(子)”，多用于收发凭证、结婚证书、通行路条。如：《油盐口粮挥条》中之“主将吴阁发给克天燕陈油盐口粮挥条”：“挥仰弟发给克天燕陈弟油十四斤，盐二十一斤，与来人领回一月口粮。此挥，勿违。四月廿二日本阁挥。”《发物簿》：“初十日发：护王挥子，主将余洋粉七十斤，红粉五十斤。天官领袖挥子，忠抚朝将洋粉三十斤，在无锡发。”结婚证书“翟合义祝大妹合挥”。这些“挥(子)”跟别的方言的“飞(子)”是一回事儿，两广的强势方言粤语和官话都不用“挥”字，是因为“飞”与“挥”的字音不同，客家话两字同音，写成哪个字都读[<sub>c</sub>fi]或[<sub>c</sub>fui]。古晓、匣母字与合口呼韵母相拼的部分字读[f]声母，是客家话的特点之一。

字目	梅州客	贺州客	贵港客	陆川客	宾阳客	广州白	玉林白	贵港白	柳州官
飞	fi <sup>44</sup>	fui <sup>35</sup>	fui <sup>44</sup>	fui <sup>55</sup>	fui <sup>34</sup>	fei <sup>53</sup>	fi <sup>54</sup>	fei <sup>44</sup>	fei <sup>44</sup>
挥						fəi <sup>53</sup>	khuai <sup>54</sup>	vəi <sup>44</sup>	huei <sup>44</sup>

## (三) “鸟、雕”同音

《天父诗四百六十八》：“鬼计害人如装雕，醒行真道脱妖缠。”“装雕”指诱捕野鸟。鸟的古音是“都了切”，直接切出来的音，北方话用来表示一个名词，在客家话中是个动词，都是脏话。北方话统称飞禽的音取“尼了切”，客家话在“都了切”的基础上把声调改为阴平，跟“雕”字同音。《客家情歌精选 1900 首》：“你有山歌就唱来，老雕唔怕新雕媒。”注：“雕媒：捕鹧鸪时用养驯的雄鹧鸪去引诱野鹧鸪，这种驯鹧鸪叫雕媒子。”“雕媒子”就是“鸟媒子”，这种捕鸟方式就是洪秀全所说的“装雕”，诗中用来比喻魔鬼的诱惑。《汉语方言字汇》梅县“鸟”的口语音跟“雕”同音，都是[<sub>c</sub>tiau]。

#### (四) “车”与“叉差”押韵

字目	梅州客	贺州客	贵港客	宾阳客	陆川客	广州白	玉林白	贵港白
车	tsha <sup>44</sup>	tʃha <sup>35</sup>	tɕha <sup>44</sup>	tsha <sup>34</sup>	tʃha <sup>55</sup>	tshɛ <sup>53</sup>	tshɛ <sup>54</sup>	tɕhe <sup>44</sup>
叉		tsha <sup>35</sup>	tʃha <sup>44</sup>		tsha <sup>55</sup>	tsha <sup>53</sup>	tshɔ <sup>54</sup>	tshɔ <sup>44</sup>
差								

表中贺州、贵县、陆川客家话的“车”与“叉差”同韵，仅声母不同，梅州与宾阳客家话的声韵调完全相同。同韵的情况体现在韵文的押韵上面。

洪秀全《赐西洋番弟诏》(英国特使额尔金)：

太兄前钉十字架，〔架，假开二去祃见〕  
使留记号无些差，〔差，假开二平麻初〕  
十全大吉就是朕，  
万样总是排由爷。〔爷，假开三平麻以〕  
太兄复甦在三日，  
三日建殿不是夸。〔夸，假合二平麻溪〕  
朕乃爷生是三日，  
建爷哥殿诛魔蛇。〔蛇，假开三平麻船〕

《天父诗一百一十八》：

真心顶天心脱邪，〔邪，假开三平麻邪〕  
时遵天法莫些差。〔差，假开二平麻初〕  
果然时刻心常对，  
便是时刻心拜爷。〔爷，假开三平麻以〕

这个特点用学术术语来说就是，假摄三等与假摄二等的主要元音相同。

### 三、词语上的客家说法

#### (一) 齐(侪)——人

太平天国文书中有时写成“齐”，有时写成“侪”。《天父诗四百二十六》：“同齐乃车同出力，万样同心福长久。”《忠王李秀成给宿卫军大佐将陆顺德諭谕》：“伺兄到来，以便率众官兵大齐欢呼，敬拜天父，并讲道理。”《李秀成自述》：“与……秦日昌是大齐一心，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。”《天父诗三百六十六》：“害人不是害人侪，害来害去害自家，且看三人心不好，现今如何处置他。”《天父诗三百七十三》：“人侪杀头尔杀头，同人瞒天罪该诛。”“同齐、大齐”都指大家，“人侪”指人家，都含有“人的意思。

《梅县方言词典》收了几个相关的词：

【一侪】一个人

【两侪】两人

【三侪】三人

【各侪】各自

【侪侪】每个人

【你两侪】你们俩

【佢两侪】他们俩

“齐、侪”在客家民歌中使用的频率颇高。《客家情歌精选1900首》：“日头落山又一天，齐家单身又一年。”注：“齐家：客家话，可泛指大家，这里指两家，我俩。”“抬起头来天咁阔，穷苦唔简单哩两侪。”“满口无句正经话，哪侪敢到你身边！”“妹子断无恋别侪”，“两侪甘愿正长久，齐侪相爱正香甜。”“连妹爱连上下侪”注：“上下侪：客家话，即上邻下舍人。”

“齐”在客家话中有三个音，整齐的齐，口语读[tshe]，书面语读[tshi]，用来指人读[sa]。读[sa]的“齐”是借字，专用字作

“侪”，这个语素相当古老，《说文解字》释为“等辈也”（同辈、同类的人），广韵读“士皆切”。“皆”字与当代客家话“侪”字的韵母不合，但古代的韵母地位相同，都在“平水韵”上平九“佳”部。梅县客家话主要元音读[a]韵母，是合乎规律的。《天父诗三百六十六》“侪、家、他”三字押韵，在“平水韵”属麻佳同韵。

### （二）掌——看管

《天情道理书》：“东王……掌理天国军务，乃巷天下弟妹。”掌理即管理。太平天国文书人员为“掌书”，称京、省两级考官为“掌考”，称外科医生为“掌医”。其中的“掌”都是管理的意思。掌的管理义在先秦时代就用开了，《周礼·天官·冢宰》：“帅其属而掌邦治。”掌邦治就是管理国家事务。周代管符节的官吏称“掌节”，管王室馆舍的官员称“掌舍”，管使臣事务的叫“掌客”，管婚姻事务的叫“掌判”。看来，太平天国的这一套职名是直接从古代来的。联系太平天国的整套职官名称，没有几个是来自古代的，再看客家话和天国文书的普通词语，就不得不相信是来自客家话的口语了。晒谷子要人看守，客家人称为“掌谷”；放牛要管理，称为“掌牛”；值夜班要守夜，称为“掌更”；看家叫“掌屋”，看门狗叫“掌门狗”，看田水叫“掌田水”，看山林叫“掌山”。《客家情歌精选 1900 首》：“打渔唱歌歌满河，掌牛唱歌歌满坡。”注：“掌牛：放牛。”《太平天日》叙洪秀全到浔州南门向张考水打听南王的行踪，指明张考水的身份是“掌塘”，就是看鱼塘的。《天父诗三百六十八》：“掌等太阳不见窗，蛇逝有路心有踪。”“掌等”就是看着。掌的管理义是客家话对古语的直接继承，天国的那些由“掌”构成的职名，也是由口语而来，不是书面上的仿古。

### （三）睡目——睡觉

《行军总要·禁止号令》：“凡行营总要严禁兵士不准吃酒吵

闹，沿途入村煮食以及沿途睡目；若准其进村煮食，沿途睡目，恐你既如此，我也效尤。不惟迟误军机，抑恐妖魔侵害。”《梅县方言词典》97页“【睡目】睡觉”，《汉语方言词汇》收全国20个方言点的材料，“睡觉”一词就是梅县一处说“睡目”。

#### （四）跟问——询问

《太平天日》：“主欲回东，乃闻南王还在浔州；初九日……主到南门掌塘张考水处跟问南王，张考水曰‘……大约二人既回东矣’。”《客家情歌精选1900首》：“郎今因怪妹无权，唔敢搭信人来跟。”注：“跟：指跟问，寻访。”《梅县方言词典》177页“【跟问】询问”。

#### （五）分（畀） [c-pun] ——给

《天父诗四百一十三》：“怠慢不准做副看（女官名），着人袍裳做替换，罚贬三年不分新，期满炼好另处断。”“分新”指发给新衣服。《梅县方言词典》197页“‘分’有[pun<sup>44</sup>] [fun<sup>44</sup>]二音”，读[pun<sup>44</sup>]（与“奔”同音）的意思是“给”。另据清方《贼情汇纂》卷三记载：“其伪俸名为分肉，惟伪王给俸至丰，自臣相以下，以五斤递减。”又《卷十四》：“伪官虽贵为王侯，并无常俸，惟食肉有制。伪天王日给肉十斤，以次递减，至总制半斤，以下无与焉。”“食肉有制”恐怕不合实情，这是一种以肉价为标准折算实物或货币的薪俸制度。旧时客家地区以米（或谷）给乡村教师发薪水，称为“分米（谷）”，后来改付现金，仍称“分米（谷）”。“分米”与“分肉”、“分新”的构造相同，语义相当，虽然属于制度层面的词语，但“分”的基本语义仍是给予。

读[c-pun]的“分”在天国文书中经常借“畀”（必至切）来表示，《太平天日》：“后有一部书畀尔，对明此情”。“高天甘果畀主食”。“畀”是粤方言词，客家话不说，书面上借用它，也是读[c-pun]的音，

有的地方读“兵”的音。《客家情歌精选 1900 首》：“拿本通书畀妹看”，注：“畀：音兵，被、给之意。”

### (六) 万 (漫) ——谁

《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》：“爷哥草内万不知，欲调真草上高天。”“万”指“谁”。有时写作“漫”，《客家情歌精选 1900 首》：“爱唱山歌就开声，莫来等到二三更，等到三更人睡静，咁好山歌漫人听？”注：“漫人：即谁人。”又“别人问嘅送个漫，嘅话表妹送表哥。”注：“漫：客家话，谁；送个漫，送的是谁。”单用的漫是“漫人”的省略说法。梅县习惯写成“瞞”，《汉语方言词汇》词条“谁”，梅县记作“瞞人[man<sup>31</sup> n̩in<sup>11</sup>]”。“漫、万”二字在客家话中一般不同音，在粤方言里普遍同音，用“万”指“谁”，或许是花县客家话受广州粤语影响的结果。

字目	梅县 <sub>客</sub>	贺州 <sub>客</sub>	贵港 <sub>客</sub>	陆川 <sub>客</sub>	宾阳 <sub>客</sub>	广州 <sub>白</sub>	玉林 <sub>白</sub>	贵港 <sub>白</sub>
漫	man <sup>52</sup>	man <sup>52</sup>	man <sup>22</sup>	man <sup>51</sup>	man <sup>42</sup>	man <sup>22</sup>	mən <sup>21</sup>	mən <sup>21</sup>
万	van <sup>52</sup>	van <sup>52</sup>	van <sup>53</sup>	van <sup>51</sup>	van <sup>42</sup>			
瞞	man <sup>31</sup>	man <sup>323</sup>	man <sup>23</sup>	man <sup>13</sup>	man <sup>312</sup>	mun <sup>21</sup>	mun <sup>54</sup>	mun <sup>44</sup>

### (七) 咁 (柬) ——这么，这样

《东王杨秀清答覆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英人五十条诰谕》：“尔各国拜上帝咁久，大人识得上帝有几高大否？”《劝人戒鸦片烟诏》“如何咁蠢变生妖！”“咁”粤方言词，客家人写这个字读“柬”，《客家情歌精选 1900 首》：“等到三更人睡静，咁好山歌漫人听？”注：“咁，客音柬，这么的意思。”“咁好红花爱露水，咁好芙蓉爱叶遮。”注：“咁好：又称柬好，客家话，这么好。”“咁”的广州音是[kəm<sup>33</sup>]，韵尾是[m]，“柬”的广州音是[kan<sup>35</sup>]，韵尾是[n]，两字读音不同。在客家话地区调查不出“咁”的音，客家人根本就不用这个词。